

## 俞著《〈国语〉韦昭注辨正》献疑

郭万青

**摘要:**俞志慧教授著《〈国语〉韦昭注辨正》于《国语》及韦昭注之辨正校核精审,堪称佳作,然其中仍有未协之处,今检得30条,稍加辨正,以有益于《国语》之广布与研究。

**关键词:**《国语》;韦昭注;辨正

**中图分类号:**K225.04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9-1017(2010)05-0076-08

20世纪后半叶的《国语》研究,以朴学方法为之者不多,成专书者就更少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张以仁先生可谓一枝独秀,有《〈国语〉斟证》、《〈国语〉虚词集释》<sup>①</sup>等《国语》研究专著传世。近则有靖江萧旭先生为《〈国语〉校补》<sup>②</sup>10余万字,收入其即将刊行的《群书校补》中,于《国语》、韦注颇多精义;又有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戎辉兵先生的博士论文《〈国语集解〉订补》<sup>③</sup>用力亦勤。现在,俞志慧先生的《〈国语〉韦昭注辨正》又由中华书局出版<sup>④</sup>,辨正《国语》韦注凡339条<sup>⑤</sup>,既有朴

学的方法,又旁采出土及传世文献、前哲时贤的既有成果,精思覃构,考辨精微,信然佳作,诚《国语》之功臣,韦昭之诤友。然其间鲁鱼豕亥固所难免,见仁见智或言犹未尽者亦偶有见,乃不揣浅陋,擷得30条,略为分析,以就正于方家长者。

1.《周语上》“荒服 终王”条俞云:“珤,秦鼎本同,明道本作‘寶’,珤,古‘寶’字。”(第2

- ①张以仁《〈国语〉斟证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69年版;《〈国语〉虚词集释》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,1968年版。另外张以仁先生还有论文集《〈国语〉〈左传〉论集》(台湾东昇出版公司1981年版)和索引《国语引得》(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版)梓行。
- ②萧旭先生的《〈国语〉校补》一文分为三部分分别发表在韩国忠州大学东亚文献研究所的《东亚文献研究》第1、第2和第5辑。
- ③戎辉兵的博士论文部分成果已经发表,《〈国语集解〉订补(〈楚语〉部分)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9年第3期;《〈国语集解〉订补(〈越语〉部分)》,《文教资料》2009年第18期;《〈国语集解〉订补(〈鲁语〉部分)》,《古文献研究集刊》第3辑;《〈国语〉流布、研究及版本概述》,《唐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6期;《〈国语集解〉订补(〈周语〉部分)》,《东亚文献研究》第5辑。
- ④俞志慧《〈国语〉韦昭注辨正》,北京,中华书局,2009年12月版。
- ⑤可能有的先生会有疑问:韦昭《国语解叙》明言“凡所发正三百七事”,俞氏怎么搞出一个339条来,比韦注还要多?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认定韦昭注的问题,清人因为韦昭自己在《国语解叙》中所说的“三百七事”,并且经过

考订认为实际只有67条,还不够三百七之数,关于此一点,李步嘉先生专文(李步嘉:《韦昭〈国语解〉“三百七事”清人说辨正》,《人文论丛》2001年卷,第438-448页)讨论,认为清人理解有误会。今天我们来看韦昭注,就更不能仅仅从“三百七”出发,因为这“三百七”之外的5000多条(除了韦昭明言所自的条目)已经无法知道注者,即便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注释的所自,也不能说这就是哪个注者的,只能说这个说法不是韦昭的。打个比方说,杨伯峻先生的《春秋左传注》一共有很多条目,这些条目有很多不是杨先生自己的发明,而是杨先生综合前辈学者的意见而成的,这些当然不能说是杨先生在《左传》方面的成果,但是你却无法否认这些注释条目的著作权是属于杨先生的,因为《春秋左传注》是一部书,并且就是杨先生一人完成,后来的学者探讨杨先生的《春秋左传注》,可能辨析所得的条目比杨先生个人的发明要多。同样的,韦昭在《国语》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的条目一共307条,其它条目是他综合前人注释而成的,而韦昭的《国语解》就是一部书,著作权也只能属于韦昭一人。因此,我们就把今传下来的这部书的所有没有署名的注都叫做“韦昭注”。再打一个比方,俞先生现在搞出339条,将来俞先生如果为《国语》作注解的话,会把他现在搞出的339条写进他的《国语》注解之中,在这339条之外,他的注解也会有很多的条目,这些条目可能综合了很多前人的成果,但是我们不能说俞先生的《国语》注就是339条,我们要认同俞先生个人独立完成的《国语》注的所有条目都是他个人的。一部书,总会有继承,有创新,无论是继承的部份还是创新的部份都是这部书的一个部份,两者合起来才是这部书的作者的全部成果。因此不能够以韦昭才有“三百七事”的“发正”来质疑俞志慧先生的339条辨正。

收稿日期:2010-04-05

作者简介:郭万青(1975—),山东宁津人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,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,研究方向:先秦文献暨文法训诂。

按:此说无据。“珣”字晚出,不当为“寶”之古字,《古文字诂林》所录甲骨文、金文字形中皆有“𠂔”形,“王”右亦非“缶”字,《包山楚简文字编》中始有构字部件为“缶”字之“寶”,至《汗简》始收“珣”字并云:“并见《尚书》。”<sup>①</sup>《说文·宀部》云:“寶,珍也,从𠂔,从王(玉),从貝,缶聲。圉,古文寶,省貝。”<sup>②</sup>所引各家云“寶”字有多种省写形式,却未见收录“珣”字之省写形式。或后世为了书写方便,减省笔划而改作者。

2.《周语上》“及藉,后稷监之”条俞云:“知‘藉’、‘藉’为本字,‘藉’为借字。公序本多用本字,明道本多用借字,本字作‘藉’者,明道本每改用‘籍’。”(第11页)

按:“公序本多用本字,明道本多用借字”之说与前言“公序本多存借字,明道本多改从本字”(第64页亦言)之说相违。汉字发展到宋代,各种字形基本齐备,若非作者有意为之,一般不会存在本字与借字的问题,且所用借字只是承担记音的功能,当比本字更为简便易写,不当字形更加复杂,另外就是这种同音替代现象应该不多见才对,不可能俯拾皆是,可这种现象在古刻本中常常存在。《国语》中“藉”、“籍”的换用更主要原因在于公序本和明道本刻工的用字习惯。“艹”部与“竹”部形近,由于“竹”是“一种多年生的禾本科木质常绿植物”,与草本相类,古人多以为草,如《说文·竹部》:“竹,冬生草也。”<sup>③</sup>《集韵·屋韵》:“竹,篇竹,草名。”<sup>④</sup>而《尔雅》则直接把“竹”字收在《释草》一篇中。又王筠云:“竹、艸二篆,颠倒即是,故谓之艸。”<sup>⑤</sup>故古籍中从“竹”与从“艸”之同声符号形符亦多混同,如“著”与“箸”、“答”与“荅”、“纂”与“纂”、“荳”与“簞”、“簿”与“薄”、“箕”与“箕”、“簞”与“蔑”、“箨”与“蔕”等,尤其在宋刻中更是如此,当是刻工习惯所致,未必是“借字”与“本字”之别。今天我们俗常写字,还会写“答”为“荅”、写“篇”为“篇”,即在于“艸”、

“竹”义相类、形近似,在行文中不会出现混淆之故。<sup>⑥</sup>

3.《周语上》“田于圃”韦注:“《周春秋》曰:宣王杀杜伯而无辜,后二年……”俞云:“无辜,秦鼎本同,明道本作‘不辜’,宋元递修本此处同明道本。后二年,秦鼎本同,明道本及《集解》作‘后三年’,《墨子·明鬼下》亦作‘三年’,不知何者为是。”(第17页)

按:《法苑珠林》卷67引《墨子》亦作“不辜”。本句中“无辜”的“无”是“有无”之“无”,非“勿”字之借,因为“勿”作为否定副词本身具有比较强烈的祈使语气,与本句语气不谐。就整个句子看,宣王既是“杀杜伯”的主动者,也是“不辜”的主动者,“不辜”和“杀杜伯”作“宣王”的联合谓语,则“辜”在本句当中是动词用法,所谓“不辜”就是“不定杜伯的罪”,也就使杜伯死得不明不白。《说苑·立节篇》云:“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。”恰与《周语》本句句式相同,“非其罪”即“不辜”。公序本之“无”字不如明道本“不”字更能确切表达文义。向宗鲁《说苑校证》引颜之推《还冤志》引《周春秋》则无《国语》本句<sup>⑦</sup>。

4.《周语上》“爽德”条俞云:“爽,亡也,秦鼎本同,明道本、《补正》、《正义》、《集解》作‘爽,貳也’,宋元递修本则作‘二也’,三说于文义与训诂皆无不合,不妨并存之。”(第18页)

按:“爽”与“亡”同在阳部,“二”、“貳”音同义近,《礼记·王制》“丧不貳事”郑玄注:“貳之为言二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“无贰尔心”王先谦《三家义集疏》:“《齐》‘貳’亦作二。”<sup>⑨</sup>又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30“数目多用笔字”条云:“《孟子》‘市贾不貳’赵岐云:‘无二价也。’本文用大貳字,注用小二字。二与貳通也。”<sup>⑩</sup>则“爽,貳也”、

①李圃主编《古文字诂林》第6册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808页。

②[汉]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1年影津津馆本,第151页上。

③《说文解字》,第95页上。

④[宋]丁度等《集韵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影述古堂本,第644页。

⑤[清]王筠《说文句读》卷9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217册影复旦图书馆藏清刻本,第235页。

⑥拙稿《〈原本玉篇残卷〉引〈国语〉例辨正》(《东亚文献研究》第3辑,第86页)、《〈慧琳音义〉引〈国语〉例辨正》(《中国俗文化研究》第6辑)、《〈说文解字系传〉引〈国语〉例辨正》(《汉语史学报》第8辑,第272页、277页,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)、《〈国语补音〉三种版本校异》对此一现象皆有辨析。

⑦向宗鲁《说苑校证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92页。

⑧[清]阮元主编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卷12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版《四部精要》影本,第1334页下。

⑨[清]王先谦撰、吴格点校: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832页。

⑩[清]赵翼《陔余丛考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57年,第617页。

“爽，二也”也实为一说，与“爽，亡也”为二说，非三说也。《晋语一》第1条“一”与“壹”之例亦同于“贰”、“二”之例。

5. 《周语上》“奉礼义成”条俞云：“韦昭释为‘训也’，则‘导’为本字，‘道’为借字，或古本作借字，明道本改从本字。”（第20页）

按：又《晋语八》“行权”条云：“三‘道’字，明道本皆作‘导’，二字古代常相假借。”（第185页）亦误。《说文·辵部》：“道，所行道也。”<sup>①</sup>此是“道”之本义，进一步引申为抽象义，《书·大禹谟》“反道败德”孔疏云：“道，物所由之路也。”<sup>②</sup>由“物所由之路”谓之“道”引申“道”即“由”，《礼记·礼器》“礼不虚道”郑玄注：“道，由也。”<sup>③</sup>唯有循路而行才可称作“由”，故“道”亦可训作“顺”，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21“道逆”条云：“道，犹顺也。”<sup>④</sup>郭沫若等《管子集校》引丁士涵云：“道，顺也，从也。”<sup>⑤</sup>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卷26“公薨于路寝言道也”条云：“道与顺同义。”<sup>⑥</sup>“顺释而教之”即为“训”，《荀子·大略篇》“所以道之也”杨注：“道，谓教道之也。”<sup>⑦</sup>“教导道”即“训”之义。因此“训”本“道”本义之引申。故“道”为本字，“导”为后起分化字，二字实是古今字之关系，非本字与借字之关系。

6. 《周语中》“内利外利”条俞云：“辟，明道本系列及秦鼎本作‘僻’，二字古通。”（第23页）

按：二字确实古通，因“辟”与“僻”本古今字关系，故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27云：“僻，本又作辟。”<sup>⑧</sup>“僻”是“辟”的后起分化字。其意义之引申关系钱穆先生解之最有味<sup>⑨</sup>。

①[汉]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第42页上。

②[清]阮元主编《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》卷四，第137页上。

③《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》卷24，第1442页下。

④[清]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21，道光七年寿藤书屋刻本，本卷页二六。

⑤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惟通《管子集校》，北京科学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759页。

⑥[清]俞樾《群经平议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8册影，第420页上。

⑦[战国]荀卿著、[唐]杨倞注《荀子》，卢文弨《抱经堂丛书》本，本卷页9。

⑧[唐]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，第365页上。

⑨钱穆先生《师友杂忆》云：“一夕深夜，月光照床而醒。一足触帐外墙壁，忽念臂与壁皆形声字，辟属声，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，凡辟声皆有旁义，如避乃走避一旁，壁乃玉悬身旁，嬖乃女侍在旁，譬乃以旁言喻正义，癖乃旁疾

7. 《周语下》“十五王”条俞云：“世修其德，公序本同，明道本系列作‘循’，二字形体相类，义亦可通，典籍多互用。”（第44页）

按：实际上典籍中“修”、“脩”常混用，《说文·肉部》“脩，脯也”段注云：“经传多假借脩为修治字。”<sup>⑩</sup>在公序本与明道本中亦经常见二字混用之例，如本书下一条即云“修，明道本同，宋元遞修本作‘脩’”（第45页）者即是。实际上“脩”（《说文》篆书作“𪚩”）与“循”（《说文》篆书作“𪚩”）形相近。“循”训“顺”、“从”、“行”、“因”等义，而“修”训“饰”、“治”、“设”、“为”等义，二者词义之间差别还是比较大的，云“义亦可通”未为允妥。

8. 《周语下》“天地所胙，小而後國”条俞云：“韦注‘小则得国，大则得天下’与原文‘小而後國’文义不甚密合，疑今本原文有脱误。惟各本皆然，文献不足征，姑且存疑。”（第40页）

按：“疑今本原文有脱误”固有道理，当然也可以做另外一种推测，即“後”字或是“得”字之讹，因二字篆书字形“𪚩”、“𪚩”颇为相近<sup>⑪</sup>。又，在汉籍全文数据库（第2版）先秦部分中输入“得国”，得27篇40次，《国语》本文“得国”结构即8见，输入“后国”，得4篇4次，而此4次往往是“而后”结构，属于时间词，“后”与“国”并无语义上的关联，此或亦可以为“後”是“得”字之形讹做一注脚。

9. 《周语下》“魁陵”条俞云：“生之良材，公序本系列同，明道本系列及《集解》‘之’作‘是’，《考异》以为‘古是、之通用’，张以仁《斟证》‘疑之乃是之坏字’，坏字之说不敢必，从文法上论，似以作‘是’者为优。”（第48页）

按：从整个小句结构上看，是“谓语动词+近指代词+宾语”的形式，“文法上论”者，“是”和“之”亦并可通，因“是”、“之”皆可作近指代词。“之”的用例如“郑人醢之三人也”（《左传·襄公十五年》）、“公行之计，是其于主也至忠矣”（《战国策·韩策三》）、“均之二策，宁许以负秦曲”（《史记·廉

非正病，臂，乃两足不正常，分开两旁，盘散而行，劈乃刀劈物分两旁。如是凡辟声皆有义，此即宋人所谓右文也。”见北京三联书店，2005年，第89页。

⑩[清]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影经韵楼本，第174页上。

⑪详见拙著《〈国语〉动词管窥》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13页。

颇藺相如列传》<sup>①</sup>等句，这几个句子中的“之”字语法功能与“生是良材”句中的“是”字的语法功能完全相同，张以仁先生“坏字”之说未必是，“以作‘是’为优”之说似亦缺乏足够根据。

10.《鲁语上》“五年四王一相朝”条俞云：“班，明道本作‘斑’，‘班’正字，‘斑’借字。”（第50页）

按：“斑”当是“班”的讹字，未必就是“借”字，或系刻工之误。如《唐碑俗字錄》即載《邢德弼墓誌》把“班”字寫作“斑”<sup>②</sup>，另《中华字海》引齐《高献国妃墓志》“班”字写作“斑”<sup>③</sup>，凡此皆和“斑”字字形已极为相似，讹作“斑”字当有可能。传世文献在传抄刊刻过程中，其用字比较复杂，有正字和借字、俗字的现象，也有本字与通假字的现象，这些都是建立在古书用字基本认识和文字学基础上的提法，不为无据。但是还要考虑到刻工的文化素养与当时时代的一些用字习惯。就“班”字和“斑”字的意义和用法而言，二者之间发生混用或者通借的几率应该比较低。

11.《鲁语上》“成命百物 三辰”条俞云：“治曆，明道本作‘治歷’，‘曆’为本字，‘歷’为借字，乾隆以后，因避皇上名讳始合‘曆’为‘歷’。”（第52页）

按：此说未可信。凡静态者以“曆”，动作或者动态者字为“歷”，金文明<sup>④</sup>则认为先秦有“歷”无“曆”，东汉末年“曆”字才开始出现。《说文·止部》：“歷，过也。”《玉篇·止部》：“歷，歷远也。”《说文新附·日部》：“曆，麻象也。”《玉篇·日部》：“曆，象星辰分节序四时之逆从也。”<sup>⑤</sup>“曆”字在字书中的出现时间确实比较靠后，而且二字在表意上是有区别的，非本字与借字之别。宋元递修本《国语补音》“注治曆”之“曆”，四库本《补音》作“歷”，湖北遗书本《补音》作“歷”。递修本《国语》、金李本《国语》、秦鼎本《国语》、黄刊明道本《国语》字俱作“曆”，董增龄《国语正义》作“歷”，黄刊

明道本虽是覆刻宋本，但仍然是清人所刊，字则作“曆”不作“歷”，说明清代虽然也避弘历偏讳<sup>⑥</sup>，但并没有严格到二字相合的地步，二字的区别还在一些刻本中保留。韦注所云“治歷明時”之言本出《易·革卦》“象曰”，古今注疏多言“治歷”之“歷”为“曆法”，亦训为“歷数”。若训为“曆法”，则字当从“日”，若训为“歷数”，则字当从“止”，是四库本《补音》、遗书本《补音》以《易》之文改《补音》也。

12.《鲁语上》“君人者其威大”条俞云：“韦注‘其威大矣’，公序本系列同，明道本作‘其威大也’，试玩本句语气，有判断而无感叹，故当以明道本为是，疑公序本袭正文感叹语气而误。”（第61页）

按：这里面存在如何句读的问题，如果我们把公序本韦注句读为：“君，天也，故‘其威大矣’。”则“其威大矣”不过是韦昭复述《国语》本文之辞，于理可通，不必以公序本韦注为误。

13.《齐语》“业用”条俞云：“‘业’、‘严’古音同在疑母，或为同声假借。”（第89页）

按：萧旭《〈国语〉校补》引明人刘绩《管子补注》曰：“业、严，皆敬也。”<sup>⑦</sup>《广韵·业韵》：“业，敬也，严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诗·商颂·殷武》“下民有严”毛传云：“严，敬也。”<sup>⑨</sup>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无有严仪”韦昭注：“严，敬也。”义既相通，不烦假借。

14.《齐语》“辟耳之溪拘夏”条俞云：“县，秦鼎本同，明道本作‘悬’，系改借字为本字。”（第97页）

按：“县”、“悬”实古今字关系，非本字与借字之关系也。作者在《晋语一》“使申生处曲沃以速县”条云：“正文与韦注之‘县’，明道本、《补正》皆作‘悬’，‘县’为初文，‘悬’为后起字。”（第110页）又《晋语九》“纺”条韦注：“纺，县也。”俞云：“县，公序本同，明道本作‘悬’，县、悬为古今字，公序本多用初文，明道本多用后起字，此其一例。”（第199页）这两处所言“县”、“悬”之关系甚是，

①例句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：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，第837、838页。

②吴大敏编、吴钢辑《唐碑俗字录》，西安三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17页。

③冷玉龙编《中华字海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第725页a栏。

④金文明《“歷”、“曆”二字分合源流考》，《中华文化论丛》2009年第1期，365-373页。

⑤分别见于《说文解字》，第38页上、第140页上。[宋]陈彭年等《玉篇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6年《小学名著六种》影1936年《四部备要》本，第41页上、第76页下。

⑥王彦坤《历代避讳字汇典》引《讳字谱》述说清代避乾隆皇帝偏讳的情况，见该著第399条，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276页。

⑦萧旭《〈国语〉校补》，见载于氏著《群书校补》，扬州，广陵书社，2010年即刊。

⑧[宋]陈彭年等《鉅宋广韵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影宋乾道五年黄三八郎书铺本，第440页。

⑨[汉]毛亨注、[汉]郑玄笺、[唐]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，乾隆四年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刊本，第30卷页32。

而在《齐语》中则反为本字与借字之关系，是自乱其例。另，忽而“初文”忽而“本字”，前后所用术语亦未尽一致。

15.《晋语一》“其入也必甘受”条俞云：“懞，明道本作‘攜’，注同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‘懞，有二心也。’但无‘攜’字，则是明道本改从后起常用字。”（第104页）

按：“攜”，韦注云：“攜，离也。”《左传》襄二十九年“远而不攜”杜预注、《玉篇·手部》并云：“攜，貳也。”<sup>①</sup>“貳”为动词，《左传》隐元年“命北鄙西鄙貳于己”中已见用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11“若见与无貳”胡注：“心持两端为貳。”又卷94“永等更貳于峻”胡注云：“貳者，其心攜而兩向。”<sup>②</sup>《说文·心部》“懞，有二心也”段注云：“懞，古多段借攜为之。”<sup>③</sup>《说文通训定声·解部》：“攜，段借为懞。”<sup>④</sup>《慧琳音义》卷13“而攜”注云：“懞，俗作攜。”<sup>⑤</sup>则是“攜”之正字当为“懞”（或作“携”），心理动词，之所以写作“攜”，当因为“攜”比“懞”更为常见，因此造成形体上的讹误。实际上“攜”为具体行为词，与“懞”不同。<sup>⑥</sup>明道本改误。

16.《晋语一》“有施”条俞云：“宋庠《补音》曰：‘妹，音莫拔反。’文献中‘妹’字并未见此音读。”（第105页）

按：“妹嬉”，本又作“末喜”、“妹喜”。周祖谟辑《唐五代韵书集存》一音“莫曷反”，其它皆音“莫割反”。《广韵·末韵》则音“莫拔切”<sup>⑦</sup>，宋庠音读当本《广韵》。

17.《晋语一》“口三五之门也”引《晋语五》云：“范文子莫（暮）退于朝，武子曰：‘何莫也？’对曰：‘有秦客廋辞于朝，大夫莫之能对也，吾知三焉。’”（第109页）

按：本段有三个“莫”字，前两个都是“暮”的本字，只有第三个作否定词，作者只是在第一个“莫”字后面加注“暮”字，而第二个“莫”字后

面则无注明，恐易造成一定的误解，应求前后体例一致。

18.《晋语二》“主孟啖我”条俞云：“盍，秦鼎本同，明道本作‘蓋’，公序本作‘盍’者，明道本皆作‘蓋’，‘盍’正字，‘盍’俗字。”（第114页）

按：明道本本作“盍”，作“蓋”则不可通。张以仁《国语斟证》以“盍”篆书作“𩇛”，从皿从大，隶变作“盍”。“字形因时因体而变，故楷隶多异于篆古，篆古复别于金甲。在校刊而言，其间无所谓是非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周语上》“盍纳王乎”，宋庠《补音》作“盍”，汪远孙《考异》即云：“‘盍’、‘盍’古今字。”<sup>⑨</sup>《说文》有“盍”无“盍”，《血部》云：“盍，覆也，从血大。”<sup>⑩</sup>段注以“大”后当有“声”字，并云：“其形隶变作‘盍’。”<sup>⑪</sup>《玉篇·皿部》收“蓋”与“盍”，“蓋”字注云：“同‘盍’。”收“盍”，不收“盍”。<sup>⑫</sup>《开成石经》字亦作“盍”<sup>⑬</sup>，《龙龕手鑑》亦收“盍”无“盍”<sup>⑭</sup>，则后世字书不收“盍”字由来已久，文献当中亦以“盍”字为最常见。其实无论作“盍”作“盍”，其文字构成都已经是从“皿”部，和从“血”部的原字形“𩇛”相比，都是一种讹变。至于这两个字何者为正，何者为俗，就不太容易讲。根据正字的标准，“自《说文》以下，多数字书中列为字头的一体，即所谓正字。”<sup>⑮</sup>由这个标准来看“盍”与“盍”的话，那么“盍”应该是正字。

19.《晋语三》“得国而狃”条云：“则‘大’乃‘犬’之省。”（第130页）

按：此说无据，《说文·犬部》所释为“狃”，犬性“忼”，未必“忼”字之“大”即是“犬”，因“忼”义只是一种状态，亦非犬所独具。从音读上看，“忼”在《集韵》去声祭韵禅纽，属月部，而“犬”则在《广韵》上声铣韵溪纽，属元部，绝无可通之

①[宋]陈彭年等重修《玉篇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版《小学名著六种》本影《四部备要》本，第24页下。

②[宋]司马光撰、[元]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注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，第3502页、第2960页。

③《说文解字注》第510页下。

④[清]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，武汉古籍书店，1983年，第521页下。

⑤[唐]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影日本狮谷白莲社本，第494页。

⑥此并见拙著《〈国语〉动词管窥》，第76、77页。

⑦[宋]陈彭年等《钅宋广韵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影宋乾道五年黄三八郎书铺本，第394页。

⑧张以仁《国语斟证》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9年，第205页。

⑨[清]汪远孙《国语明道本考异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58年版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《国语》后附，第300页。

⑩《说文解字》，第105页上。

⑪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214页下。

⑫[宋]陈彭年等《宋本玉篇》，第302页。

⑬施安昌《补〈干禄字书〉表》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，1991年施安昌编《颜真卿干禄字书》后附，第87页。

⑭[辽]行均《龙龕手鑑》，台北新文丰文化出版公司，1984年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36册影光绪壬午刊本，第44页上。

⑮马文熙、张归璧主编《古汉语知识详解词典》，北京中华书局1996，第62页。

理。不可以“大”、“太”之古今字关系可通而推及到“大”乃“犬”之省。

20.《晋语四》“畏威如疾等”条有云：“下欲辟罪，明道本‘辟’作其本字‘避’。”（第140页）

按：“避”和“辟”是古今字的关系，“辟”是古字，“避”是后起区别字，非本字，与前者“辟”、“僻”关系同。

21.《晋语四》“子女玉帛”条韦注：“子女，美女也。”俞云：“释‘子女’为美女，于古未闻。‘子女’一词，除今天使用的‘儿子与女儿’这一常用义外，还有男和女之意。……又有少女之义，如《汉书·武帝纪》‘朕饰子女，以配单于’。虽说美女与‘少女’义有交集，但以‘子女’为美女，毕竟外延过窄。”（第145页）

按：《汉语大词典》“子女”条收有三个义项：①男和女；②美女，青年女子；③儿女。<sup>①</sup>我们看义项②的几个例句，《汉书·韩安国传》：“朕饰子女以配单于，帛文锦，赂之甚厚。”《周书·宣帝纪》：“纔及踰年，便恣声乐，采择天下子女，以充后宫。”宋王说《唐语林·企羡》：“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，朝臣家子女悉令进名，中外为之不安。”《三国演义》第55回：“刘备起身微末，奔走天下，未尝受享富贵。今若以华堂大厦，子女金帛，令彼享用，自然疏远孔明、关、张等。”《三国演义》的例句和《晋语四》同，其它几个例句中的“子女”作“美女”或“青年女子”解释无疑，语义解释不可以外延宽窄为限，而当以适合语境、符合文本原意为旨归。《国语》本句“子女”释作“美女”也最合语境，韦注不误。

22.《晋语四》“焦侥不克使举侏儒不可使援”条韦注：“侏儒，短者，不可使抗援。”俞云：“释‘援’为抗援也不很贴切，当释作‘攀援’，盖侏儒身短，不便攀援。”（第155页）

按：“抗”本有“高”、“举”之义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“而溺者不可以为抗”高诱注、《文选·繁钦·与魏文帝笺》“大不抗越”张铣注并云：“抗，高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抗援”者即是“攀高”之义，韦注不误。

23.《晋语五》“国之良也减其前恶”条云：“皐，

明道本作‘罪’，‘皐’为初文，‘罪’为秦以后的后起字，公序本多存古貌。”（第156页）

按：“罪”之义本与“皐”绝不相涉，《说文·网部》云：“罪，捕鱼竹网，从网非。秦以‘罪’为‘皐’字。”<sup>③</sup>陆德明《礼记音义》云：“罪，本或作皐。皐，正字也，秦始皇以其似皇字，改为罪也。”<sup>④</sup>是“罪”本早有，至秦时始记录“皐”之义，则“罪”非“秦以后的后起字”至明。

24.《晋语八》“无厌”条韦注：“厌，极也。”俞云：“韦注释厌为‘极’未安，‘厌’有饱足之义，观下文叔鱼母谓叔鱼‘溪壑可盈，是不可饜也’之语，‘饜’与‘盈’对文，而‘厌’、‘饜’又常相假借，又俱有饱足之义，可知此‘厌’实即知足、饱足。杨树达《读〈国语〉小识》云：‘不厌，犹今言不满，训极非。’其说是，当依改。”（第184页）

按：“极”可训为“尽”，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“澹然无极”高诱注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“施之罔极”颜注并云：“极，尽也。”<sup>⑤</sup>《尔雅·释诂上》“极，至也”邢疏：“极，穷尽之至也。”<sup>⑥</sup>“无厌”即“不满”，即“不足”，也即“无尽”，皆可通，韦注未误。

25.《晋语八》“榦木不生危”条云：“榦木，公序本系列正文与韦注皆同，明道本则皆作‘拱木’……‘榦’、‘櫟’实一字之异构，简繁不同故也，《国语》多用古字，疑‘拱木’系后人依常用字改。”（第194页）

按：“榦”音 yáo，《广韵》平声宵韵以纽，在宵部，“櫟”音 yòu，《广韵》平声尤韵以纽，在幽部，二字双声。“拱”、“棋”则《广韵》上声肿韵见纽，在东部，音与“榦”、“櫟”差别较大，无改写之理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字即作“櫟”<sup>⑦</sup>，引《国语》作“棋木”，祁刻本《系传》又根据公序本《国语》改“棋木”作“榦木”。《六书故》卷21、《古音略例》、《绎史》卷78、《升庵集》卷60、《古诗纪》卷156引《晋语》即从公序本作“榦”，《喻林》卷119、《经济类编》卷97、《广博物志》卷22引作“摇”，“摇”或“榦”之误。黄刊明道本作“拱木”<sup>⑧</sup>，张以仁谓《永乐大典》20311作“拱

①罗竹风主编《汉语大词典》第4卷，上海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65页。

②[汉]刘安等撰、[汉]高诱注《淮南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《诸子百家丛书》影浙江书局本，第175页上。[唐]李善等注《六臣注文选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87年影涵芬楼藏宋本，第749页上。

③《说文解字》，第157页下。

④《经典释文》，第213页下。

⑤《淮南子》，第2496页。

⑥[清]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87册影同治重刊本，第361页。

⑦[南唐]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通释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，第109页。

⑧韦昭注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四部精要》第11册影

木”，<sup>①</sup>今查《永乐大典》卷 20311 引《国语》作“拱木”，张氏言误。黄刊《札记》则引作“拱木”<sup>②</sup>而无任何说明。段注云：“《晋语》一本作拱木，非。”<sup>③</sup>由此知徐锴引《国语》所据本当为和明道本有渊源关系的《国语》版本，然《系传》字头作“櫨”引《国语》正文例句却作“拱”，后又云“言櫨皆木高大之名”，实自乱例。《文选·谢朓·酬王晋安诗》“南中荣橘柚”李善注：“列子曰：吴越之国有木焉，其名曰櫨，碧树而冬生。櫨则柚字也。”<sup>④</sup>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·木部》：“櫨，通作摇。”<sup>⑤</sup>又韦注亦云：“大木也。”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“摇木之有若”郭璞注亦云：“摇，大木也。”<sup>⑥</sup>《尔雅·释宫》：“櫨谓之杙，大者谓之拱，长者谓之阁。”<sup>⑦</sup>《太平御览》卷 337 引张揖《埤苍》曰：“拱，大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左传》襄三十一年“拱璧”陆德明云：“拱璧，大璧也。”<sup>⑨</sup>徐锴云：“凡言櫨皆木高大之名。”<sup>⑩</sup>则“拱（拱）”、“櫨（摇）”其义实一，皆有“大”义。王力（1900-1986）《同源字典》引《说文》“摇，动也”、“摇，树动也”以为“‘摇、櫨’实同一词。”<sup>⑪</sup>《说文》释“摇”恐非本义，段注云：“许谓櫨为长木，摇为树动。他书则櫨为橘柚，摇为长木。用字之不同也。”<sup>⑫</sup>今考察《广韵·宵韵》中以“摇”为声符的词语如“遥”（远、疾行）、“嫀”（美好）、“瑶”（美玉）、“鹵”（大雉名）、“蓀”（草茂）、“繇”（利弓），其共同的意义蕴涵即程度高，则“摇”字本义亦当为“大木”，而非《说文》所谓“树动”。<sup>⑬</sup>

26.《晋语八》“殛”条韦注：“殛，放殛而杀之。”俞云：“明道本韦注作‘殛，放而杀也’。二本都有

‘放’字，但‘殛’字并无‘放’义。《说文·步部》云：‘殛，诛也。’知‘放’字系韦昭据文义误增。《周语下·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》‘尧用殛之（殛）于羽山’韦注正引《说文》云：‘殛，诛也。’亦无‘放’字，当依彼处改。”（第 197 页）

按：关于“殛”字，拙著《〈国语〉动词管窥》曾约略辨之<sup>⑮</sup>，杨端志《训诂学》云：“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‘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。’伪孔传：‘殛、窜、放、流，皆诛也；异其文，述作之体。’‘皆诛也’不确。流、放，放逐。窜，《说文·穴部》：‘匿也。从鼠，在穴中。’‘窜三苗于三危’，逐去之，令自匿。殛，借为极，郑玄《仪礼·大射义》注：‘极，犹放也。’‘殛鲧于羽山’，也是放逐鲧于羽山。此四句句式相同，流、放、窜、殛意义相近，这四句的大意是：流放共工于幽州，流放驩兜与崇山，流放三苗于三危，流放鲧于羽山。”<sup>⑯</sup>杨释“殛”字至当，而言伪孔传“皆诛也”亦未为允妥，陈衍（1856-1937）云：“诛字从言，责谴之词，非杀也。《汉书·鲍宣传》云：‘昔尧放四罪，而天下服。’是‘殛’即‘放’也。”<sup>⑰</sup>另，宋子然《古汉语词义丛考》有“殛鲧于羽山”条，认为训“殛”为“放逐”的理由有四：（1）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殛，诛也。”“诛”有二义，一曰责罚；二曰杀戮。（2）如果因文为训，就史料的记载而言，文章内部没有杀死的意思，而是放逐。（3）舜是一位英明的首长，他以流放的办法取代五刑，不事杀戮。而鲧以“治水无状”便处以死刑，不合情理。（4）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记述这件事为：“舜把鲧死，即放逐而死了。”<sup>⑱</sup>将“殛”与“死”作了区分。许威汉引王筠《说文句读》云：“《左传》曰：‘流四凶族’，《尚书》‘流’、‘放’、‘窜’、‘殛’同意。变词以成文耳。”并说：“这里的四个词都是流放的意思，其所以不同用一个，是为避免重复，不使单调。”<sup>⑲</sup>至于“流四凶族”之“流”，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：“不能联想为后世的流刑。后世的流刑，是统治天下的专制君主，把版图内人民中的犯罪者，强制遣

黄氏读未见书斋重刊明道本，第 38 页上。

①张以仁《国语斟证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9 年，第 286 页。

②[清]黄丕烈《国语明道本札记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版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《国语》后附，第 259 页。

③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 248 页下。

④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《柳田文库》本，本卷页 9。

⑤[清]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7 年，第 481 页上。

⑥[晋]郭璞注、[清]郝懿行笺疏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成都巴蜀书社，1985 年影《郝氏遗书》本，卷 2 页 20。

⑦[晋]郭璞注：《尔雅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⑧[宋]李昉等编纂：《太平御览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本》，本卷页 4。

⑨《经典释文》，第 270 页下。

⑩[南唐]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通释》，第 109 页。

⑪王力《同源字典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，1982 年，第 214 页。

⑫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 248 页下。

⑬并见拙稿《〈说文解字系传〉引〈国语〉例辨正》（《汉语史学报》第 8 辑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278 页。

⑮郭万青《〈国语〉动词管窥》，第 125 页。

⑯杨端志《训诂学》（上）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347 页。

⑰[清]陈衍《陈石遗集》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722 页。

⑱宋子然《古汉语词义丛考》，成都巴蜀书社，2000 年，17-20 页。

⑲许威汉《训诂学导论》（修订版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0 页。

送迁移到同版图中的另一指定地点居住。上古的‘放’、‘流’，应看成是依据绝交之盟，把受到众人一致非难的为恶者驱逐到共同体之外。”<sup>①</sup>则此处韦注训“殛”有“放”义亦未可言误。

27.《吴语》“心孤句践 繫”条韦注：“繫，是也。”俞云：“此‘繫’非判断词，而系语助词，在此表强调语气。”（第234页）

按：“繫”既可作助词，又可作副词，用在谓语之前“表示对所述事实的强调，兼起系接作用。可译为‘才是’、‘就是’、‘那是’等。”<sup>②</sup>而“是”字用在谓语之前“复指上文所及的事物、对象，表示对该对象的类别、归属进行论定”<sup>③</sup>，实际上即加强强调语气。韦注释“繫”为“是”，可通。

28.《吴语》“五方五色五行”条云：“赤常，明道本作‘常’作‘裳’，公序本多袭用借字，明道本多改从本字，此是一例。”（第238页）

按：《说文·巾部》：“常，下帛也，从巾尚声。裳，常或从衣。”段注云：“今字裳行而常废矣。”<sup>④</sup>然《说文·衣部》未收“裳”字。《玉篇·巾部》：“常，下帛也，今作裳。”<sup>⑤</sup>《尔雅·释诂上》“典，常也”郝懿行《义疏》云：“常，《说文》以为裳本字，经典借为久长字。”<sup>⑥</sup>从“衣”从“巾”，形符不同，而其表义皆一，二者本异体字关系，无所谓“本字”、“借字”。如果按照《说文》，则先秦“常”字似乎更为通行。

29.《越语上》“越君其次也”云：“残女社稷，灭女宗庙，公序本系列同，《补音》并在‘次，舍也’之上保留有‘女，音汝’的韦注，明道本系列二‘女’字皆作‘汝’，‘女’初文，‘汝’后起字。”（第251页）

按：向熹先生云：“‘汝’与‘女’音义并同，是同词异字。”“在先秦典籍里，金文、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用‘女’，《尚书》用‘汝’，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两字并出。汉以后一般用‘汝’不用‘女’。大约因为妇女的‘女’是常用词，为求区别，故借用汝水的‘汝’来代替，一直沿用到中

古以后。”<sup>⑦</sup>凡像代词，意义本比较虚化，其记录形式本就是记音符号的性质，无所谓初文、后起字。

30.《越语下》“十年谋之”条俞云：“此中之‘十年’与‘一朝’皆极言其时间之久暂耳，并非实指。……自句践战败（鲁哀元年，前494）到事吴，再到返国（鲁哀五年，前490），到鲁哀十七年（前478）败吴于囿，再到当下鲁哀二十二年（473），很难指实‘十年谋之’是哪十年，故为泛指无疑。”（第258页）

按：俞说是。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已对韦注质疑，并云：“《越语》之文，本不与《左传》相当，无事规规求合也。”<sup>⑧</sup>吴曾祺（1852-1929）、徐元诰（1878-1955）皆引王氏之说。<sup>⑨</sup>作者此处说“再到当下鲁哀二十二年（473）”，而在后面的“《越语下》及韦注所载句践伐吴时序表”的“备注”最后却说：“综合吴杀子胥、稻蟹不遗种、北征、黄池会盟等史实及《吴语》、《左传》等记载，这‘玄月’应是鲁哀公十二年九月。”（第259页）《左传》哀二十二年云：“二十二年夏四月，邾隐公自齐奔越，曰：‘吴为无道，执父立子。’越人归之，太子革奔越。冬十一月丁卯，越灭吴。请使吴王居甬东，辞曰：‘孤老矣，焉能事君？’乃缢。越人以归。”准此，则“备注”中“鲁哀公十二年九月”当是“鲁哀公二十二年九月”也，“观表中‘（鲁哀公十三年，前482年）前，越已败（吴）王子友’之语”（第259页），疑为手民之误。又该表引韦注云：“谓鲁哀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，越伐吴也。”（第259页）“九月”之后当施句读，否则易造成误解也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①[日]滋贺秀三《中国上古刑罚考》，见载于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8卷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8页。

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，北京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，第708页。

③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，第515页。

④《说文解字注》，第358页下。

⑤[宋]陈彭年等重修《玉篇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6年版《小学名著六种》本影《四部备要》本，第103页上。

⑥《尔雅义疏》，第366页下。

⑦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（下册）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52页。

⑧[清]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21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《高邮王氏四种》本，第523页上。

⑨吴曾祺补正、朱元善校订《国语韦解补正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33年，下册第165页。徐元诰集解、王树民/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（修订本），北京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583页。